

爱与死亡的街

晓霞

—

——观梨园戏《董生与李氏》

台上喜结连理，李氏与董生，红盖头和大红花，仍盖不过鬼头刀留下的阴影，和变作鬼依旧形销骨毁的老头彭员外留下的落魄和嗟叹。

烟雾萦绕中，李氏款款前行，颠颠前行的老仆梅香跟在风华正茂的李氏后面。千娇百媚，李氏正处在女人花开最盛的季节，自此以后她就会逐渐枯萎、凋零，尤其她面对的将是丈夫的病逝。旧时的女人，她会被随之而来无尽的空虚击倒，或者红杏挣扎着出墙很快被人连根拔起，暴晒烈日下或者卧倒朔风寒。无望的爱使岁月漫长，不如及早归去，学杜丽娘留下千古佳话，也是千古叹息，二八芳龄对生逢却无望，以生命为代价换一回再续前缘，爱和死的转化原来这样容易。

在剧作家的精心安排下，《董生与李氏》是一出有关爱的喜剧，但我还是无处不在的感受到死亡的气息。

彭员外的阴魂弥漫在李氏周围，驻扎在董生心中。花好月圆夜，董生拥着李氏进入卧房，李氏一句“你行他不行”，使得董生丢盔弃甲落荒而逃，不止为儒生不管不顾坚守一诺千金的酸腐，也为生命本能的欢愉亦不能抗拒死魂灵不懈的纠缠。

李氏对董生之用心用情，热烈执著之能事深入观者之心，然当二人在彭员外坟前辩论时，李氏之生气大不如从前，还原为一个哀怨怯懦的小妇人。前后性格的大跳转是编剧者觉得前面的抗争现代气息太浓厚想挽回古典佳人在观众心中的形象，还是鬼头刀凌厉逼人导致？

彭员外之形出场不多，他的声音在空气中回响时有几分让人不寒而栗，但当作为鬼魂的他从当作坟墓的桌子下颤巍巍地钻出时却让人忍俊不禁，莞尔又心生怜悯——可怜的老头，化作鬼魂还这般色衰！彭员外主动撤出辩局，既有对木已成舟的无可奈何，大约也有对生的彻底灰心。死亡是可怕，更可怕的是由生命之力的衰竭引入死亡的过程，那不但会让一向妄自尊大的男人们看着日

月星光不再，财产房屋不再，良辰美景不再，若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美姬妾不再可能是更伤心的事，那意味着他无力再爱，元气荡然无存，这是令男人们难以启齿的事情，古今如此，幸而身边有几千年前男性老祖宗留下的训诫，拿来以维纲常之名来泄私愤，给自己扯块遮羞布，可叹女人一次偷而未成的情会，就被升级为鬼头刀刀起头落的充足理由。

本人并不想让年过四旬未娶的董生和彭员外攀上亲戚，弄一个在众多作品里被用滥了的“弑父”情结，戏的表层也没有涉及。中国人畏鬼，想象中鬼的能力总是大大超过常人，照此推断，死了的彭员外完全有能力快刀斩了这对他眼中的狗男女，剧情却不是这样，对于纲常伦理、礼义信的坚持掩盖了因本能而生的复仇、情杀等可能，当然，如果这样发展也就不是中国戏曲了，它不需要这样狰狞的死和爱的撕杀。

兴许是“庄家不识勾栏”，第一次置身戏曲演出现场观演的缘故，那烟雾缭绕而起，竟觉得几分恍兮惚兮，不知何年何月有佳人如此。有一部电影叫《爱与希望的街》，爱与希望伴随但印象中有许多残酷的场面，但戏曲里不要残酷，悲悲切切嬉嬉笑笑，爱与死紧密缠绕，就象绵密的唱腔，婉转的水袖。结尾刺目的红色似乎转弯太急，还没来得及将我的思绪收回。洞箫停了，二弦三弦也熄了，我还在想那缠绕的爱和死